

他是老宁波，也是纽约客。定居美国50余年的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老家在宁波江北人民路，老底子叫泗洲塘的地方。后随父移居上海，在复旦附中读书，中学时就尝试着写作（14岁开始发表文章），投稿。这是他的爱好，他父亲并不支持他，说：“当作家你一辈子得住亭子间，还是学着做生意吧！”他回答说：“住亭子间有啥不好啦，我就是想当作家！”

1945年董鼎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专攻英国文学。当然，像他这样的一个业余作者，与当年鲁迅的名气无法比，所以单靠写作确实是活不下去的，因此还得找工作，于是就进了《申报》馆，当记者，在新闻界任职两年。

1947年到美国后也还是当记者，专栏作家、大学教授（后来他就是从纽约大学退休的）。董鼎山自1978年第一次回国访问之后就开始为国内媒体写稿，现在年岁大的中国人差不多都还记得经常能从当年的《参考消息》副刊上读到他与赵浩生两人写的文章。从中知道一点国外的情况，也从国外来客的眼光中了解到一些民生国情，因此读得特

别有趣。后来他的写作范围慢慢扩大，开始进一步为国内《读书》等报刊写作，一年出一本书。可以说，当年最牛的美国作家大都经他所写的随笔文章介绍到中国。他自称有“写作癖好”，是因为——“80年来出版过20余种书，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但从未曾单靠写作收入或‘版税’来维持一家起码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其他职业收入。因此写作不过是‘癖好’，倒是借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1973年，赵浩生与董鼎山经周总理特批，首次以海外归国观摩的“专栏作家”身份抵京访问。故土风物的印象以及与众多旧友新知的畅谈令他们文思泉涌，写下了大量优美的散文随笔作品，先在美国的报刊上刊出，随后是世界各国报刊见到后纷纷转载（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所见到的内地当年的《参考消息》上赵浩生、董鼎山专栏），其影响之大为当时人所始料未及。

2002年11月，我随浙江作家代表团一行访美。11月8日晚，“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假座唐人街的“新怡东大酒楼”设酒会和记者招待会欢迎浙江

作家代表团。主人听闻董鼎山先生也是宁波人，便特意安排他的席位与当时还是宁波作家协会主席的我相邻。一会儿董先生驾到——是一位高个，面容清瘦的老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寒暄过后，我俩即很自然地换用家乡宁波话毫无拘束地聊起天来。董老说是宁波江北

【名家视角】

我印象中的董鼎山

李建树

人，祖宅在人民路，老底子叫泗洲塘的地方。1978年曾应邀到故乡的宁波大学去讲过学，在老家待了两个月，十分过瘾。据他介绍：“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宁大校长与我曾是浙东中学的老同学。那年我与赵浩生一道，应国内有关

部门的邀请回国访问，老同学从报上得知我回国访问的消息后当即进京来热情邀请我回老家，去宁波大学看看。这当然令我十分开心，因此我在北京的访问活动一结束便飞到了宁波。正好，我到宁波的第一站便是江北的庄桥飞机场。那时你们现在的栎社国际机场还尚未开

建哩。”

说起对老家的印象，老先生颇为激动，往事历历在目，还特别跟我讲起宁波三江口的那座浮桥，说：“真是神奇，潮涨潮落，那浮桥也会跟着涨落。到现在我还没付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弄

“宁波榜样·时代回声”主题征文启事

时代需要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曾说：“播撒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树立一个榜样，我们能够看到奋斗的目标和参照物。榜样是一种向上的力量，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为此，宁波市文联和宁波日报社将联合主办以“宁波榜样·时代回声”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创作大赛。

来稿要求：以普通人的视角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小事，发现人性的光芒，道德的崇高；也可以深入采访各个行业的业务骨干和建设标兵，描绘他们为“新型城市化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三美乡村建设”、“法制建设”等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和成就；

【“宁波榜样”征文】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动

雷冰

“我是来还15年前的欠款的。”“有听过追着别人讨债的，却很少听说有人追着还债的。”

日前，宁海力洋法庭就接待了这样一位“较真”的当事人。看了《今日宁海》2015年3月9日的这一“新闻”，的确让人感动。

事情是这样的——1997年，顾某因家里造房子需要，委托同学李某帮忙借了一万元，并约定一年内归还。后因顾某生活拮据，无法按期归还欠款，李某只好先行垫付了这一万元欠款。1999年，李某家中发生变故，急需用钱，无奈之下便将老同学告上了法庭。后两人达成调解协议，顾某被要求于2003年前还清所有欠款。后来，李某一直没有因此事再来过法庭，便以为此事早已履行完毕。可是到了今年，顾某找到法庭，要求法庭转交欠款，因为他已找不到李某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归还欠款，情理之中。理是这个理，可是不能否认，社会不免有风云激荡，现实往往复杂多变，而人和人心也会变化的。当下一些老赖的存在和赖债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对这天经地义的事理真有点无可奈何，这应了宁海人的一句老话：“钞票落人手，声声叫娘舅。”且说发生在几年前宁海的那一场“倒会”风波，当一个资金互助性质的民间标会，在少数唯利是图者的搅乱下，演变成一场全民狂热的“日日会”“月月会”后，一个个海市蜃楼般的神话终于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时，不幸牵涉者大有人在，深受其苦者不乏其人。针对欠债者、跑路者，只能动用法律武器来制裁追缉，用征信系统来限高消费。回头再说“来还钱的”顾某。时隔十多年，积攒了一笔钱，主动找债主还钱。这是一种令人感慨感动的诚信精神，这是一种传承数

也可以描写我们所处时代各个行业的杰出代表和优秀人物，展现榜样的力量，弘扬时代正能量。

来稿题目自拟，题材限散文、诗歌、人物通讯（不超过3000字）。来稿中的优秀作品将选登在《宁波日报》和《文学港》杂志上。征文自即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9月为作品评选、颁奖阶段，征文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

本次征文设一等奖1名，奖金2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800元；优秀奖若干名，奖金各200元。

电子稿投寄：qbb@cnnb.com.cn
wenxue0574@163.com

千载的诚信精神。《礼记》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代一个个诚信故事，感动、教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中华大地诚信故事说不胜说，试举一二：杭州的老师当年送出30斤粮票，青田的学生20年后回报一套房产；宁波一企业家，回报当年的恩人，以恩人名字设立教育基金，每年注资20万元；发生在宁海的一个拾金不昧的诚信故事：职教中心学生捡到14万巨款归还失主；中医院医生捡到2万元归还失主；一位市民捡到装有六千元现金、银行卡等财物的皮包交给警察，更有公交车、出租车上发生的拾金不昧的故事……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让我们感动。拾金不昧，完璧归赵也让我们感动。欠债还钱，15年不忘，更让我们感动。这是一位脊背微驼，穿着朴素的60余岁老者，他有一个朴素的理念：“之前条件一直不好，最近几年靠着种西瓜才有收入，赚到钱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十几年前的欠债给还了。”我们相信，他微驼的背，也许与背负了十余年的债务不无关系吧，要勤苦劳作以积攒还债的钱，至少在心灵上是有负重的，他心心念念、念兹在兹。所以他一旦有了点钱，找不到债主，也要找上法庭还钱。

在猴乡大地，在宁波上下，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动，这种精神折射人性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人间正能量；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动，这种精神彰显榜样的力量，这种精神是社会新作为；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动，这种精神是时代的回声，正成为时代新常态。

宁波榜样 时代回声 征文

胡焦琴被捕后，是有机会的，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逃生。一次是党组织秘密派人去狱中探望，买通看守后，在夜间伺机逃脱，但后来由于办事欠密，秘密营救失败。第二次是国民党一个姓名的特派员，见胡焦琴年轻貌美，为之心动，以谈话为名，想与胡焦琴“找对象”，“胡毫不为屈，并大骂毛贼人面兽心不吐。”

于是，胡焦琴就被当作“要犯”，押解宁波防守司令部。

历史注定胡焦琴成为浙东大地上的 一枝不朽之花。

在宁波防守司令部，敌人花言巧语，严刑逼供，软硬兼施，胡焦琴始终守口如瓶。

6月的宁波，已进入梅季，梅雨时节，气候反复无常。胡焦琴在逼仄潮湿的牢房里，忍受着刑讯后难以忍受的剧痛，还有白天苍蝇，晚上蚊子的骚扰。

背靠坚硬的墙壁，胡焦琴仰视牢房里狭小的通风窗，广袤的天空在这里已经被缩小为手指宽的一线。尽管天空仍是阴霾的，胡焦琴的心，像鸟儿一般，飞出窗外，飞向天空，飞回柴桥老家。那里有她的亲人，有她从小爱戏水的芦江河，还有那用红石板铺就的深深的小巷，与同伴玩耍时，胡焦琴充满天真的笑声，在小巷深处银铃般地回荡。

6月的古镇，还是有麻糍、麻饼的，胡焦琴想起自己震动柴桥的一件

事。胡焦琴的胡姓，是柴桥镇上的大族。房族中有条族规：凡是男子人家谱，从6岁起每逢清明、冬至节可分得一份麻糍、麻饼；考中秀才、举人的可得双份、三份。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学毕业生可得双份。但这一切只有男子能享受，女子是无份的。胡焦琴对这种不把女子当人的封建族规，十分愤恨。有兽心不吐。”

【一种怀念】

守护着信仰上路

石志薇

一年冬至节，她闯进祠堂责问族长：“妇女是不是人？为什么不能入谱？为什么不能分麻饼、麻糍？我是女师毕业的，是否应分得双份？”对这一连串的责问，族长无言可答。族长虽对族里有这样一位知识妇女感到骄傲，但认为女子要与男子平起平坐，是一种绝对不能允许的越轨行为，所以只好宣布：“几没（今天）勿分了。”

漫漫长夜，夜不能眠。胡焦琴轻声地背诵着自己写的一首诗：“群雄争逐鹿，中原一局棋。干戈何日息，光我五色旗。恨为弱女子，扶危不可期。河山原锦绣，一览一兴悲。”背诵着背诵着，胡焦琴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带领群众接收城区保卫团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团，筹组进产委员会查封进产，到镇海城关镇盐布厂、公益布厂女工中宣传男

的。”我接上去告诉他说：“浮桥早已拆掉了，现在已经造好了固定的水泥桥，叫江厦桥，与灵桥（老江桥）平行地飞架在江面之上。另外，在灵桥之南还新造了一座琴桥飞架在奉化江的东西两侧，开车从江东到市中心三江口的江厦街，一脚油门的事，交关方便。”他说：“那当然喽，时代进步了嘛！”后来聊到他在美国的写作生活，他说主要写点读书随笔和散文，因为国内的一些报刊很需要这类稿件。虽说写得不多，但写作的成就感却始终伴随着自己的生活。“搞写作的人，生活可能会清苦些，但时时可得陶醉，比如新作发表，得到评论界关注，获奖等等。新作发表、新书出版，仍如年轻时一般，总要设法在第一时间将它找来，样报、样书到手，抚之摩之，还要反复看过几遍才肯放手，那一份喜悦和陶醉之情，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现在我虽年逾80，但每逢新作发表，新书出版，还是很高兴。总要想方设法去找一份来看看。”

是啊，董老的这一席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归国后，我在《万象》杂志的10月号上读到董老发表的

新作《“格拉麦茜公园”边缘》，就进一步知道了他在纽约的家居生活，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

2015年2月26日，《钱江晚报》人文版转发美国《侨报周末》上董鼎山给读者的告别信，因年老境况无奈而宣布封笔。

年老是肯定的，如从他1922年在宁波出生算起，到2014年就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在我印象中，那年他在新怡东大酒楼一出现，瘦高的个子，一身挺括合体的西服，架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显得那么的儒雅和风度翩翩，还是那么的年轻。到底是世界有名的散文大家和中美文化的交流使者啊。

如今他却因年老和境况无奈而突然宣告封笔了。这“年老”是明摆着的客观事实。那“境况无奈”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董老自己年高生活小书都有困难，又加85岁的老妻患骨癌要他照料，弄得他筋疲力尽。对此我是深有体会。因我自2008年中风以来不仅自个行动受限，而且还拉住老伴日夜陪伴，那一种困窘和无奈的心境，我真是太能理解了。

在此谨祝董老心情愉快尽享晚年。



【诗画印象】

吻

黄雪娥 图 赵淑萍 文

此刻，我们四

目相交，双喙相

对，洁白的羽翅，

以最美的角度向对

方展开。云，停滞

不前。风，放慢了

脚步。水面粼粼如

万顷粼纹，那是我

们内心荡漾的绵绵

不绝的爱意。此

刻，没有朝翔云天

的壮志，没有穿越

万水千山的野心，

只愿在这一隅，静

静拥有。亲爱的，

请给我一个吻，吻

尽千年的爱慕，吻

尽万世的缠绵，吻

到春天的消息，传

达生命的惊喜。

【且听风吟】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

妻子

小孩

待在

那里

只有

桑园

院院

沉默

无声

只有

三两个